

我

是

強

者

老

姬

我不需要慰藉，我不需要鼓舞，我與我的影子構成自足而堅毅的完整世界，雖然曾有一度，「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」的聲音，伴着喧天鑼鼓，漫天號角，在耳畔轟鳴，而這畢竟只是不惑不憂前必不可少之的淬練，如今，不論是心智上，意志上，體能上，我都選擇放一個絕對的強者，無所寬貸，無所猶疑。

不要對我談閒愁散緒，不要對我談淒惋徘徊，我只會訕笑你，羞辱你，我不需要這些，我要的是

鐵的意志，鋼的力量。「低迴婉轉」「思緻綿綿」，我把你們踐踏得粹碎，然後棄你們於荒郊野地，一青狼腦。

我要活得孤高而絕情，纖細柔美，我寧取粗糙堅硬，淚已流盡，笑容收起，短裙卸下，長褲換上，愛情的芬芳與甜美；唯有示波器上的變化方能動我的心弦，唯有三菱鏡的色散方能奪我目，馳我神，滔滔濁世，焉足寄情！

言盡於此，君宜細思。

暑期實驗室工作拾趣

小 宇

個人向來缺乏信心，因為很多感覺同班上同學不同，常常處事找不出一點「教訓」或資料，而同學同事者却都能言之諄諄，很令我內心不安，唯恐自己不夠材料，讀不成物理，尤其對前程的看法，好像班上人人心中有成竹，安安然然，都是將來有所作為的態勢，這更引起私底下的惶恐，不由得想去找找解答。

暑假將臨，思澤著，乃訪崔教授，煩其指點，於系主任處聞得鄭教授需數名同學幫忙，憶及上屆數位同學暑假實驗的成果斐然乃鼓勇同李定國、施奕強、毛伯羽、汪雅煌、許裕柏同學齊赴鄭教授處毛遂自薦，得蒙不棄乃開始暑期工作實驗，前四位同學作冰凍溶液實驗，許君同本人則充當小助手。

首先研究生正忙於作碩士論文，乃助之取實驗數據，幫助繪圖，斯時三篇碩士論文題目為 Hall effect. Moessbauer. effect. Angular-Correlation of Position Annihilation, Radiation in Al。看了實驗儀器乃嘆為觀止，蓋如此小小體積之儀器即可研究作 paper，心大動焉。及取數據則覺煩不勝煩，數度自思其中意義何在，幾有罷手之舉，大概實驗的真諦難體會罷！

取數據時，常常因一步手續弄錯而致三四小時的工作設掉，尤其梅斯鮑爾效應的儀器，一部 Four hundred Channel Analyzer 其上小鈕一大堆，紅黑錯雜，易搞錯位置，記得一次要讀出數據，手一擦居然把數據的千位數百位數全洗掉了，記下來的數據只剩個位同十位數，當時實驗室只我一人，心中真是難受。

到了七月份底，參觀碩士論文口試，眼見碩士候選人在黑板前被四五位資深教授盤問得緊張兮兮，心中也替自己捏把冷汗，因將來也是要過這一關的。

八月初，有位專作正電子電子消滅實驗的旅美教授黃惟峯來訪，參加了數次 Seminar，也只對此實驗有概念，同時心中也覺得一個小實驗可牽涉到許多事情實在令人驚異，同月鄭教授決定將系內相同實驗儀器予以自動化（以前是每五分鐘取一次數據，三四位同學一齊輪流操作，鄭教授稱之為人海戰術），本人私底下想將來的研究生有福了，只要實驗靶體一放，機器一開，數據即源源而出，一篇碩士論文，如此就完成，心中好不感動，同時深覺儀器設置人的貢獻實在偉大。